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五十四回 航海梯山八蠻競貢 談天說地諸子爭鋒

建文十三年八月，史彬等一行人覓了漁舟，別了住持，同到浦口登岸。程、曾二人由淮入徐而至濟寧，史彬竟從開封而濟南，葉永青等仍走歸德至充。方公以一已經召還，升補紫薇省大學士之職矣。新太守乃是莊蒞，一宿而別。三處的道路略有遠近，皆次第會於濟南。先謁過軍師，然後奏聞。次日黎明，文、武百官會齊帝師闕下。月君臨朝，獎慰程、曾等四人，曰：「跋涉九載，總為君父盡瘁，可謂無爾所生。」隨召史彬進見，問：「聖駕何不回鑾？現今行在何處？」

史彬遵照帝旨，一一奏對；並將徽緘達上。滿釋奴接取轉呈。

外是黃綾，中是絳綃，內是錦函，重重封固，有小玉璽鈐口，上寫「帝師睿覽」四字。月君展閱，是一首七言四句，云：

影落山河月正明，一瓢一鉢且閒行。

憑君說與金仙子，翹首黃旗下鳳城。

隨令遞與眾朝臣，以次傳覽，皆喜溢眉宇。然後交付掌奏官收起。史彬又奏道：「御駕臨行，有旨諭臣，說『得了淮揚地方，便可復位。』今者白龍魚服，津梁隔絕，恐遭豫且之厄。」

月君諭道：「近來燕賊膽寒。孤家欲發一使，令其速歸大寶，以免生民塗炭。若有參差，先拔淮揚，再取中州，以迎帝駕。」

史彬感激叩謝。

月君方命程知星等：「各將所歷事情奏來。」程知星奏到殺榆木兒，月君道：「壯哉，義士！」亟令召見葉永青。奏到帶回方小學士，月君亦亟令宣來。綽燕兒先到，不敢仰視，只是叩首。月君賜名「天生俠客」，命賞黃、白金各一錠。左相趙天泰奏曰：「自知星四人出使後，馮樵已經捐館，輔臣李希顏亦以老病乞閒，益知當日帝師不遣臣等之聖意。」帝師曰：「非也。臣子之為君父，但當盡其義之所應為者，說不得預知天數。」

武侯未出茅廬，已定漢業三分；何以鞠躬彈力，至於星隕五丈原耶？孤家處此，乃是為用人，而非已任其事，所以籌度到這個地步，不可以為訓者。」諸臣莫不頓首悅服。時方經幼弟已至，跪在其兄之後，月君呼問何名，方經對曰：「名綸，是魏司寇命，恰與臣名排行，亦是奇事。」月君命入國學讀書。

程知星又奏：「所獲榆木兒之劍，上有『弑君』字樣。」隨取呈上。月君視之，曰：「他日即以此劍斬賊，且藏之尚方。」

方欲退朝，忽女金剛進報：「登州參軍全然赴闕，有事上聞。」月君召入。全然啟奏道：「前年差往海島諸天使，今者統領八國來朝。登郡海套甚險，無可泊舟，因此大將軍董彥壽令臣從沿海一路看視，直到青州之日照、安東諸海口停住，業經登崖前進。臣特星夜馳來先奏。」月君謂諸文武道：「海蠻朝貢，具見吾君皇威遐暢，天使誠心能格。但典禮如何，兩軍師可與諸大臣議定進行，不須再奏。」遂退朝各散。

且問：當日差的呂儒等六人，原只去得琉球、日本、紅毛三國，怎麼全然說有海蠻八國來朝呢？這個緣故，倒因著日本國敗回之後，中心輸服，早有朝貢中國的意思，預先糾合下的。

當日衛青借的十萬倭兵，都是精銳。其逃回去的，不啻五六百名，哭訴與大將軍說：「被他兩、三個女人在半空中飛下劍來，一斬千萬人，頓時殺絕了。只恐還要飛到這裡，把我合國的人都殺了哩。」那大將軍卻有個主意，就用著張儀連衡六國之智，將來歸命納款，反要取中國的歡心。因此遍遣人在海洋諸島，把中國有女皇帝，怎樣的奇異神通，到處傳播。西洋人聞說是活神仙下降，那個不願來瞻仰？已經約定，正在會齊的時候，恰值中國差使出海，日本國王與大將軍不勝之喜，直到舟邊迎接，欽敬異常；筵宴之禮，不啻主臣。於是天使同了各國使官，擇日起程。每國各差正使一名，副使兩名。入貢禮物，極其豐盛。日本國王親送呂儒等六位天使下船，所以來得便易，比不得高、全二人到朝鮮這樣繁難的。那海蠻八國，是那幾國呢？

一大西洋，二小西洋，三暹羅，四日本，五紅毛，六琉球，七夫餘，八交趾。

各國船隻都到了安東海口，隨著天使逕入濟南，在館驛歇了。陳鶴山、呂儒、劉炎等先謁軍師請命，次赴相府及大宗伯衙門去了。

軍師傳命姚襄、沈珂二人，指授密意，同去接待蠻使。兩人大排執事到驛前，蠻使二十四名忙整衣冠，齊齊的趨出迎進。

姚襄問通事人：「有幾國習過漢禮的？方好行禮。」答道：「都不曾習。前日天使到來，行的是小邦夷禮。」姚襄道：「到你們地方，行的是夷禮；難道到中朝地方，到行不得漢禮麼？」通事人又傳說，道：「小邦蠻人不知漢禮，與不能漢話一般，怎行得來？」沈珂道：「漢話固不能違習；若是禮文，只須旦夕工夫，就可學得。猴兒尚解演戲，何況爾等還是人性！」姚襄厲聲道：「帝師是位女主，你們若行夷禮，擊起一拳，蹺起一腳，成何規矩？帝師震怒起來，如何了得？還是愛著你們的道理。」通事的又傳與各國蠻使，蠻使道：「總是我們蠢陋，一時見識不到，多謝天使提命。情願就學漢儀，但求寬容幾日。」

姚襄道：「這話才是。」略坐了坐便去。復上軍師，軍師立命贊禮官四員，前去教習蠻使。不五六日，皆已習熟。軍師隨命姚襄為皇帝闕下引導官，沈河任帝師闕下導引官，分管朝貢事宜。又傳知於各衙門：凡文官都集皇帝行殿，武臣都集帝師闕下，兩處分開，以省往來之繁。

時八月晦日，蠻使入城宿於公館。有日本正使溫吉裡要請見軍師，姚襄為之轉達，軍師即令召見，待以客禮。溫吉裡大喜過望，袖中出一小摺遞上，內開「燕朝太監一名鄭和，差到海洋諸國，追求建文皇帝，為小邦擒獲；尚有兩名聞風逃去。今鄭和現羈在舟，稟請進止。」軍師大喜，隨取筆札寫數字授之。吉裡遵命別去。

次日九月朔，姚襄引領諸蠻使赴皇帝闕下。行殿上懸著聖容，龍案上供著玉圭。左有太監周要右有少監王鉞，東是左相趙天泰押班，西是右相梁田玉領袖；大小共百五十餘員。階下兩行儀仗，都是龍旗鳳方寫、黃鉞朱旗之屬，整整齊齊，雍雍肅肅。正合著杜工部應制詩云：旌旗日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。

八國蠻使二十四員，皆按著朝儀，嵩呼舞蹈，並無舛錯。行禮既竣，姚襄引儀，交與沈珂，導引赴帝師闕下。諸蠻使見兩員女將，一是番裝，一是胡服，結束得如天魔羅剎樣子，從所未睹，莫不心涼神駭。沈河便將蠻使職名並貢表儀狀呈上。那兩位就是滿釋奴與女金剛，隨令部下女真轉奏。有頃宣入。

至午門內，諸蠻使鞠躬緩款而行，見兩行戎裝武士，總是虎體彪形、狼腰猿臂的好漢。再進端禮門，左右前道，分列著上將九十八員，皆相貌魁奇，威風凜烈。披的甲冑，推燦輝煌；執的軍器，精芒閃爍，無異天神。最上東邊一位，綸巾松拂，鶴髦羽裳，如諸葛武侯模樣。右邊一位，儒冠窄服，赤烏玄裳，若青田先生之形像。殿簷下，分立著七十二名女真，端嚴窈窕，個個道家妝束。殿上，左手是聶劍仙、素英、柳煙兒、女秀才，右首是公孫大娘、寒簧、范飛娘、回雪，皆有出世之姿、凌霞之氣。正中間，九龍沈香根天然寶椅上，坐著廣寒宮降下的三炁金仙太陰君。那冠履衣裳，是紫府龍宮仙妃靈媛所制的，顏色光彩，映耀著殿中所掛的九顆夜明珠，猶如萬道閃電，射得人眼睛不能少展。諸蠻使惶悚局，反致失儀。二劍仙大喝道：「錯誤朝儀，合當問罪。」蠻使等戰戰兢兢，又皆叩首。

可笑大西洋國，就把他的夷語奏將上來，他知道沒有通事在殿上，故意要說幾句來難難兒。誰知月君憑你南蠻、北狄的話，不但無一不解，而又能說得逼真。聽他說是要求把飛劍看看的話，月君遂用其本國之語叱他道：「若要看劍，快伸脖子來廣那蠻使嚇得汗流浹背，哀懇請饒，磕頭至流血方止。月君諭道：「姑恕無知。」又各用其國之夷語，逐一慰諭，大意說：「孤家奉上帝玉敕，征討叛臣道子，表揚烈士忠臣，迎復乘輿，奠安社稷。恐爾等海南諸國不悉衷旨，返思通好於燕，流入叛黨，必致天兵問罪。

如日本誤信奸言，喪卻十萬生靈。所以差官出海，遍諭知悉。今爾等咸知順逆，重譯來朝，均可嘉予；而且貢獻珍奇諸品，具見各王忠順之心。孤當各賜璽書，以示褒獎。」眾蠻使聽了，戰慄之下，心說誠服。

女金剛進奏：「蠻邦禮物皆在闕下，候旨定奪。」日本國使奏道：「前者小國自取天誅，所以病自悔艾，並約鄰邦會同朝貢。些小禮物，皆與向日貢獻者不同。求帝師聖鑒。」月君運動慧眼，大概一觀，大西洋國貢的是：

紫金芙蓉冠一頂，雉翎裘一領，孔雀羽披風一件，翡翠裙一條，鸞毳襪一雙，兜羅錦十疋，金絲寶帶一圍。絲細如髮，結成花紋，綴八寶於其上。

小西洋國貢的是：

自鳴鐘二口，風琴大小各一張，渾天儀一具，解舞木鸚哥一對，遊仙枕一具，偶人戲一班。

日本國貢的是：

青玉案一張，夷舞美女十二名，多羅木醉公椅一把，溫涼王杯一對，海馬二匹，五色水晶屏風八扇，珊瑚四樹，暖玉大棋一副，赤、碧二色，風磨鋼八百斤，三眼鑿金烏槍二十四桿。

暹羅國貢的是：

火珠一大顆，懸之室中，滿屋皆暖。翠羽一函，火鳥一對，日吞火炭一斗。吉貝布十疋，羅斛香百斤，爐中焚之，可聞百里。火浣絨一天，薔薇水百斤。灑於衣上，經歲香猶不散。

琉球國貢的是：

通天犀一對，羽緞百端，嚙嚙緞二百端，霧雀一對，蒙貴一對，似獠而小，畜之十里以內無鼠。風燭百枝。每枝可點一月，任是大風不滅，軍前所用。

夫餘國貢的是：

小人一對，長尺許。飛虎一隻，大如貓。空青一函，祖母綠珠二粒，五玉鼈峰一座，菩薩石一架，紅猴一隻，白雉一對。

紅毛國貢的是：

哈巴狗四對，皆小如鼠。琥珀酒五百瓶，海鬼十名，有伎巧。照霄鏡一奩，能照煙霄外物。紅毛刀三十六口，柔可彎環，勁能削鐵。龍鬚杖一根。

交趾國貢的是：

天生旃檀香大士一尊，紅、白鸚哥各一隻，伽楠香榻一張，庵羅果一樹，萬歲棗一樹；小象一隻，大如兔。

月君諭：「將旃檀大士收奉宮中；美女十二名，仍發本國帶回；餘俱交付尚方庫。其各蠻國正使，每員賞官緞、宮紗各二十四端；副使二員，分領亦如其數。筵宴三次，著文武官員等逐日分陪。」命兩軍師斟酌而行。隨罷朝回宮。夷使等又叩謝了，同諸臣出至闕下。姚襄、沈珂仍帶蠻使回向公館。

次日，高咸寧詣軍師府，進言道：「看這些蠻使，有幾個狡猾的在內，恐有舌戰之事。」軍師應道：「誠然。而今第一日是文官陪宴，設在宗伯衙門。正卿、亞卿不消說得；餘外請兩位有才辯的，莫如劉璟、仝然。初次折倒了他，便望風而靡矣。」

第二日是武官陪宴，逕設在將軍府。令五營大將軍為主，料應不敢復鼓唇舌。第三次宴，便為祖道，宜設在皇華亭。令呂儒、劉炎等原使六人為主，且得各敘別情，似乎不必再泥文武分倍之意。何如？」咸寧道：「是極了。」隨傳帖於各衙門。

時大宗伯梁良玉、少宗伯盧敏政得了軍師移文，大開筵宴，並請兩位軍師及劉、仝二人。有頃，眾蠻使等皆到了。大西洋坐了首席，次即日本、琉球、交趾，以次坐定。承值衙門戲子送上摺本，做了些雜劇，都是打趣著蠻王的，軍師謂宗伯曰：「此非大邦體統。」命另換腳色，又演了幾齣。蠻使等嘗著天廚肴饌，不肯放下箸來，直吃得醉飽方休。

撤了大羹，換席再飲間，通事人傳稟道：「小邦有能通漢語者，要求賜教，特請鈞裁。」軍師道：「甚妙！與其樂部喧闐，莫若風流雅話。」一蠻使遂先開言道：「請問陰與陽二者孰重？」

軍師微哂，應道：「陰為重。太上立德曰『陰德』，功曰『陰功』，符曰『陰符』，不聞以陽為名也。老氏云：『有名萬物之母。』是以西王、玄女皆得為道家之祖。顯明若此，不知何疑而問？」

蠻使道：「乾為陽，坤為陰，乾尊而坤卑，何也？」仝然厲聲曰：「乾為辛金，辛金陰也；坤為戊土，戊土陽也。爾等西洋人頗知曆數之學，何味味若是！」又一使發言道：「然則日屬陽耶？月屬陽耶？抑月屬陰耶？日屬陰耶？」仝然曰：「日為火精，故曰陽；月為水精，故曰陰。水能剋火，自是陰為重也。」

那使又辯道：「尚有說焉。何以帝王比於日，后妃比於月耶？」

高軍師道：「甚哉尊論之不達也！《左傳》：『衰為冬日，盾為夏日。』《尚書》：『卿士惟月。』則日月皆比之於臣工了安在其可分輕重？不指其正體，而舉其比義，則方寸之木，可使高於岑樓矣。」又一蠻使抗言道：「由此言之，天亦尊於地乎？《易經》云『天尊地卑』，則又何說？」軍師大笑道：「是舉目而不自睹其睫者也。天道高而下降，地道卑而上行。卑者返上，高者返下。君亦何能知此？且天地至矣，大矣，而包乎天地者，則是水也。水乃陰也，是故陰為重。」二蠻使皆語塞。

下座又一使，故為怡怡而言曰：「帝師為女金仙，諸大人之以陰為重，自不必辯。但目今中國無王，何以撫御萬方？」

劉璟曰：「無王而有王，有王而無王，非汝輩所能知。夫年號存，則帝雖亡而亦存；年號亡，則帝雖存而亦亡。唐昭宗已亡，而年號存於朱耶？則唐統為猶存。何況吾君四海為家，人莫不知行在耶？又一使曰：「若說到有王，而更有帝師，則礙於二王，其若之何？」高咸寧道：「聖駕一日復位，則為帝者帝，為師者師；若聖駕未復，則帝師雖行帝事，而非丈夫身，不礙乎其為帝。此天之所以降我帝師也。」又一使卒然而問道：「帝師飛劍，一斬千人，可取叛賊之頭於掌上，何須遣兵發將，歷年戰爭，荼毒生靈呢？」仝然大笑道：「上帝雷霆，從空而擊，凡九州之外，八荒之內，無不震；易不盡逆賊而誅之，而必煩帝師下界以主劫數哉？此中天道，非汝等可得而聞也。」

梁良玉道：「我向知寧、紹兩處奸狡之輩，流人西洋者頗多，不諳道理，而強作解事。今日之舉，是其本來面目。就把蠻邦之醜，一旦獻盡。」盧敏政接口道：「可謂洞見萬里。蠻人雖蠻，良心未泯。獨有此輩，以夏而變於夷，廉恥道盡，乃猶嘵嘵弄舌耶！」那幾個發難的，聽見一口道著，置身無地；幸真正蠻使不解漢話，倒還覺得坦然。遂皆起身辭謝。

越日再宴，以至三宴，均無話說。軍師乃令姚襄護送出登州海口，約同文武諸臣赴闕繳旨。

月君御殿，軍師奏道：「燕國遣三人直出海洋，追求建文帝蹤跡，被日本拿獲一名太監鄭和，前日已經密解於臣衙門。彼蠻使畏燕如虎，所以不敢明奏。」月君道：「此天子之福也！殺之不足以辱司寇。可鼻其鼻，割其兩耳，解至交界地方，交與彼處，以辱燕賊。」軍師又奏：「目今帝師威靈赫濯，正宜簡使人燕，議令退位；彼若不遵，然後興師。先禮而後兵，則士氣百倍。」月君諭道：「卿等議正副二使來，俟孤家裁奪。」史彬奏道：「臣奉帝旨在家候駕，恐不日來臨，今且先歸，再當朝闕。」月君道：「卿為帝傳命，宜拜黃門尚書之職，姑候差使人燕議定如何，然後歸南，庶可覆旨。卿須受職。」史彬叩首遵命。早見他濟濟臣工，對八蠻之使，抒神出鬼沒的奇談；更有誰英英豐彩，抗萬乘之尊，顯動地驚天的雄辯。要看下回便是。